



我们为什么能够初心不改

——用灵魂的“显微镜”照见人民军队精神底色

■钱宗阳 孙 阳

有时,我们需要一架显微镜,不是用来观察物质的微观结构,而是用来审视看不见摸不着、却又决定一个政党 and 一支军队命脉的所在——灵魂。

当前,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,我们面前还有许多“娄山关”“腊子口”需要攻克,还有许多“雪山”“草地”需要跨越,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。当承平日久、繁华迷眼,我们能否依然听得见初心的怦然跳动?

灵魂的“显微镜”将党史军史上的细节放大,让我们在血与火、生与死、公与私的切片中,看清灵魂的纹理,找准前行的方向。

(一)

灵魂,是看不见的底片;信仰,是显影后的图案。

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380号,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。走进这里,让我们把镜头对准馆内一张薄薄的党员登记表。

历经岁月沧桑,这张登记表的纸边已蚀,字迹渐淡,上面的名字却清晰可辨——贺龙。

一笔一画,格外庄重,收尾那一笔银钩,恰似峰回路转的人生。

当年,为了在党员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,贺龙苦苦追寻:“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,那是假的,但十几次总是有的。”

十几次,有寻而不得的遗憾,有找到了却被拒之门外的苦闷,更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决绝:1927年8月1日,在“白色恐怖”的血雨腥风下,已是一军之长的贺龙,毅然豁出性命、抛弃荣华,率领队伍参加南昌起义。

然而,几年拉起的队伍,短短两个月就损失殆尽。次年年初,南昌起义的硝烟散尽,几乎“一无所有”的贺龙历经艰险回到湘西。亲友中有人替他惋惜:“现在国民党一统天下,势大力强,你为什么还要当红脑壳(共产党)呢?你当过镇守使,当过军长,是有前程的。当共产党落个啥,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,脱下皮鞋穿草鞋,图的是个什么?”

这无疑是一个用世俗的“镜片”、功利的眼睛难以看懂的选择。贺龙的回答振聋发聩:“就是把我的脑壳砍了,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。我要的不是个人的前程,我要的是国家、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。”

无私无我,灵魂才能无畏。共产党人的忠贞信仰,从来不是什么对个人有用就信什么,也不是谁给自己好处就追随谁,而是我将无我的坚定抉择。这样的信仰,经得起显微镜放大,也经得起血与火考验。

1947年春,国民党25万大军扑向陕北。党中央决定,由彭德怀统一指挥陕北部队迎战。那些部队,大多是贺龙从湘鄂西的崇山峻岭、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、抗日烽火区的晋绥前线带出来的,换个人指挥行不行?

为了统一部队思想,贺龙专门找各纵队领导谈心:“军队是党的军队,不是哪个人的,要听党的调动。我带过的部队,别人也能指挥。如果别人不能指挥,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!”陕北鏖战,正是这支队伍,风餐露宿,神出鬼没,接连大捷,最终赶跑了胡宗南。

宗历这一过程的杨尚昆曾动容地说:“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,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,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内,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。”

1949年10月,党中央决定派贺龙率军入川。带哪支部队前往?贺龙的选择再次让人意外:不带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队,而是选择自己并不熟悉、但位置更近的第十八兵团。

有人不解,贺龙的回答依然无私无我:“军队是党领导的,不是我贺龙个人的。如果不带十八兵团,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,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。”

没有“我的部队”,没有“我的前程”,只有“铁心跟党走”的忠诚与笃定。灵魂“显微镜”下,看不到“小我”之小,才不会计较个人得失、贪恋个人权位,才不会为了己之私拉帮结派、人身依附、排斥异己,更不会为了个人升迁蝇营狗苟、媚上欺下、装模作样。

无私,才能无畏;无我,才能无敌。这样的队伍,方能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!

(二)

人民军队的时光相册里,有这样一张略显模糊的老照片。

画面中,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,行进在陕北高原的荒野小路上。总司令与自行车,这样的照片,翻阅各国军史档案或许都难见到。

转动镜头,聚焦放大,更多细节跃然眼前:这位总司令,不仅骑车,脚上还穿着一双破草鞋。

鞋,连着脚下的路。朱德故里,四川仪陇,至今流传着一个关于草鞋的故事。

1960年,朱德回到故乡。离开时,人们送来的土特产他全都拒绝了,只带走了自己买的两双草鞋:“草鞋穿起来舒服。”

彼时,共和国已经诞生11个年头,国家虽不富足,但人民军队早已不必再穿草鞋。戎马一生的总司令,为何对草鞋情有独钟?

转动灵魂“显微镜”的镜头,观察这支军队的心脉经络,草鞋里藏着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南昌起义后,朱德率部在三河坝阻击追兵。脚上的那双草鞋,永远留在了参加战斗的团长廖运周记忆中:“他和士兵一样,背着小斗笠,穿着短裤和草鞋,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受。”

在旧军队里,军官的行头大多是皮靴、皮带、皮鞭、皮包、皮手套,战士们戏称为“五皮”。胜败一线之间,和战士一样穿着草鞋的指挥员朱德,使人心安,让人坚定。

也是穿着这样的草鞋,当队伍濒临溃散时,朱德在天心圩又一次站了出来,带着队伍一路走上井冈山。陈毅后来回忆:“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,这个部队肯定地说,是会垮定的。”

这是一支几乎山穷水尽的队伍。队伍来到湖南来阳时,一位25岁的革命女青年注意到革命军的旧蓑:连草鞋都不够,许多人打着赤脚。她发动群众开展“编草鞋运动”,短短几天,“万双草鞋送红军”。10多年后,面对美国记者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的采访,朱德还深情回忆起这次运动。

那位革命女青年,名叫伍若兰,后来与朱德结为革命伉俪。然而,婚后不到一年,她就牺牲在了转战赣南途中。身为军长的朱德,把遗体埋心底,继续指挥战斗。据梁裕回忆,那时看到朱德把伍若兰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,很受感动。

粗陋的草鞋,跟着朱德一遍遍踏过井冈山的“挑粮小道”,爬过风雪肆虐的雪山,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,走过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,走向抗击日寇侵略的广袤敌后战场……

这一路,万里征途血染成,一双草鞋见风骨。管着部队后勤和财物的“红色管家”余贲民,牺牲前穿的是自己编的旧草鞋。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牺牲时,穿的也是一双破草鞋。24岁的八路军军长叶成焕牺牲时,穿的同样是一双浸满鲜血的草鞋,为他整理遗物的民兵队长,含泪为他换上自己的布鞋。

草鞋穿起来真的舒服吗?一位老红军回忆爬雪山时的艰难:“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,硬邦邦的,磨得生疼。很多同志的脚被冰渣划破,鲜血直流。”鲁迅艺术学院一位叫马可的音乐家,只穿了3个月的自制草鞋,脚上就出现很深的裂口,“直到皮内,行

路时痛苦得很”。

但这就是人民军队的“来时路”——一双草鞋,磨出了“铁脚板”,从此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正如一位诗人所写:“穿破衣、烂衫/也穿草鞋、蓑衣/所有这些/都不影响精神的富有/在他们的内心/拥有这大片山林……”

“草鞋踏破关山月,红星照亮赤县天。”革命胜利了,“穿草鞋”的作风还能不能保持?

1950年的立夏,新中国刚刚开始火热的建设。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任书记,朱德在一次讲话中严肃批评了一些不良现象:“我们有一部分同志,在进入城市之后,看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,便眼光缭乱,学起样来,把衣、食、住、行样样都弄得很阔绰。”

走过万水千山,最容易丢掉的,恰是那双并不舒服的旧“草鞋”。对于一支脱下草鞋不久的队伍,少部分领导干部腐败变质如此之快,让朱德忧心忡忡:“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是发展了享乐思想的……”

履艰而知远,履苦而见纯。一支军队,可以不再穿草鞋,却不能失去穿草鞋时的好作风。现在在我们不难理解,回到故乡,朱德唯一带走的是草鞋,是不舍,亦是不忘。

“我们不能忘本。”部队配发皮鞋后,一位老红军还常常穿上去过的草鞋。彭德怀得知后深受感动,特意嘱咐他将草鞋保存下来留给后人:“我们要穿皮鞋,但不能忘草鞋!”

不能忘的,是鞋底的泥污,更是脚下的来路。

湖南韶山滴水洞,上世纪60年代,工作人员拿着一双旧拖鞋找修鞋师傅修补,却被拒绝了,因为鞋子太破:“这样的鞋还拿来修什么?”工作人员无奈,只好自己修补。

修鞋师傅不知道的是,这双被“嫌弃”的旧鞋,其实是毛泽东的。一双旧拖鞋,跟了毛泽东20多个春秋,打满了各色补丁。

穿什么鞋,走什么路。一双鞋,穿多久,在于路,更在于人。灵魂“显微镜”照出的,不是什么大事,只是一双不肯穿的旧鞋。可正是这种“不肯穿”“不能忘”,方显灵魂的清醒——

“一切向前走,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;走得再远、走到再光辉的未来,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,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”

(三)

一把铁锹,远看像块锈铁。近看,木柄磨出包浆,锹头坑坑洼洼,卷了边的刃口还卡着碎石。

这把其貌不扬的旧铁锹,陈列在青海格尔木国防教育展示馆的入口处。讲解员说,1954年修筑青藏公路,慕生忠将军就是挥着它,挖开了坚硬的高原冻土。

铁锹,磨粗整整3寸,世界屋脊上奇迹般长出了1200多公里的“天路”。聚焦这条路,这把锹,灵魂“显微镜”下,可以透视担当。什么是战将的担当?是战场上不惧生死的冲杀,也是和平年代未雨绸缪的瞭望。

1954年2月初,慕生忠穿着厚重的军大衣,从青藏高原来到首都北京,向有关部门请求修筑青藏公路。

此前,他两次带队奔赴雪域高原运送粮食,尝遍了进藏的危险:由于极端寒冷和严重缺氧,30多名驮工牺牲在运粮路上,出发时2.8万峰骆驼,回来时不足5000峰,死亡率70%以上。

死亡,没有让这位老红军却步。然而,一个现实问题让他犯了难:当时,另一条高原公路康藏公路已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,人、财、物都集中到了康藏路的修筑上。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而言,再修一条路难上加难。时任交通部公路局局长告诉慕生忠,青藏公路不仅第二个五年计划排不上,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也有困难。

缓修的理由有千百条,但在慕生

忠心中,抓紧打通青藏线的理由只需要一条:国家战略需要。如果只有一条进藏公路,一旦有事,极易被切断。他找到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,大胆陈述自己的想法。

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国不久的彭德怀,在办公室的地图前久久凝望。顺着慕生忠设想的路线看去,那片雪山横亘的土地上还没有一条公路。彭德怀当机立断:“此路可修。”在紧张的经费中,他同意拨给慕生忠30万元,先修通格尔木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。

钱不多,人也不多。一支1200多人的特殊工程队,用大锤、铁锹等简陋工具,开始了修筑“天路”的征途。整个工程队,只有1名工程师。

“我们的南边矗立着雪山,旁边是清清的河水。经常袭击我们的是西北风,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战胜高山河流。”动员大会上,慕生忠的话诗意而昂扬,“不要看我们是一些平凡的人,不平凡的事业是由平凡的人创造出来的!”

“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老死病死,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。”他在铁锹上烙出“慕生忠之墓”五个字:“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,这就是我的墓碑。”

“上盖冰雪被,下铺冰冻层。仰面朝星斗,熊鹿是近邻。”高原行路苦,筑路更苦。鲜为人知的是,这份苦,慕生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“硬找”。

1954年夏天,当公路翻山越岭修到“生命禁区”可可西里,慕生忠没有停下。他再次赴京请缨,请求一鼓作气把路修到拉萨。

望着眼前这个被高原风沙吹老了容颜的老战友,彭德怀动情地说:“你只管往前修,再遇到什么困难就直接来找我。要什么给什么,要多少给多少。”

从1954年5月11日在格尔木开工,到12月25日坐着吉普车开进拉萨,短短7个多月,慕生忠带着队伍创造了高原快速筑路的奇迹。

让冰河让路,让雪山低头,冰封雪裹的高原,可以摧残人的肌体,却挡不住英雄的脚步。

今天,当年修筑的那条应急公路,已经被一条铺满沥青的高等级高原公路取代。一场场“说走就走的旅行”,让路人们曾经的壮怀激烈,化为了旅人的烟火寻常。但透过灵魂的“显微镜”回望,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仍在告诉我们——

真正的担当,不问收获,只是在祖国需要时说“我去”,在无人区里说“我来”,在不可能时说“我上”。

(四)

有人问,看这些历史切片有什么用?

任由岁月冲刷,很多东西会模糊。利益的算计可能遮掩信仰的洁白,个人的得失可能遮蔽时代的经纬。正是在这种时候,我们需要用好灵魂的“显微镜”,用那张泛黄的党表、那双破旧的草鞋、那把锈蚀的铁锹,来校准心灵的准星。

灵魂的“显微镜”,照见的不仅是过去,更是未来的自己。

对于一个走过百年的大党,对于一支浴血荣光的军队,最深的忧患不在外部的惊涛骇浪,而在于内部的灵魂锈蚀。因此,必须时常拿起这架“显微镜”,在历史的故事里照一照,在先烈的眼神里问一问:我们的灵魂是否足够明亮?我们的“免疫系统”是否依然强健?我们还能不能守住那份最初的清澈与坚定?

以史为鉴,可知兴替;见微知著,可鉴灵魂。透过灵魂的“显微镜”,让我们看清来路,更启示我们:一支军队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信仰的钙质、初心的温度、纪律的刻度、担当的硬度,就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,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,在各种诱惑面前永葆本色,在艰难险阻面前一往无前,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。



7月22日凌晨0时30分,女红军王全英逝世,享年105岁。今年6月,她刚刚度过自己的生日,这位1921年出生的老人,与中国共产党同龄,是全国最后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。

赤水河边,有一座千年古镇,名为土城,地处贵州省习水县,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,素有“川黔锁钥”之称。90多年前,中央红军就是在这里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。在土城镇还有一座与长征有关的纪念馆——中国女红军纪念馆。纪念馆内的英名墙上,镌刻着数千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的姓名。

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,“长征最苦的是,苦了女兵”。1984年与丈夫一起走访长征路的夏洛特·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日记:中国史诗》一书中写道,“参加长征的妇女们是尤其令人感动的”。

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,谱写这首史诗的,不仅有中华优秀男儿,还有女性的杰出代表。长征路上,她们衣衫襤褸却斗志昂扬,面黄肌瘦却英勇顽强。她们如高蹈的舞者,在舍生忘死中舞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与力量。

“她力量”,源于敢打必胜的精神。

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能文能武,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女将领。她指挥下的妇女独立师,隶属于红四方面军,全师编制2500多人,下辖两个团,训练有素、能征善战。驻党坝期间,当地一座反动寺庙内有500多人的喇嘛武装,无恶不作。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,妇女独立师主动请缨,两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,一举打出了气势和威风。

长征中,邓颖超因重病在身,只能随休养连一起行动。队伍在向赤水河行军途中突遭伏击,此时,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。见状,邓颖超果断下令:“所有警卫员同志听连长侯政指挥,集中阻击敌人,其余人则随指导员李坚真掩护伤员迅速转移。”战斗中,她和红军战士并肩作战,一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,直至安全撤离。

“她力量”,源于坚韧不拔的意志。

曾任康克清警卫员的女战士罗坤,带着11个“红小鬼”外出宣传回归,回来时部队已经北上,只有13岁的她,带着大家一路上靠乞讨、挖野菜生活,战胜了疾病、饥饿,躲过了野兽、土匪,终于在3个多月后追上了队伍。同样是为了跟上队伍的步伐,翻越雪山时脚趾被冻坏的女红军姜秀英,从老乡家里借来斧头,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。

日夜跋涉兼程,遭遇生理期也是女红军要过的坎。尽管腹部绞痛,两腿发抖,她们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走。宿营时,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,才能勉强抵御冰冷潮湿,甚至有人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。

“她力量”,源于乐观向上的豪情。由于行军紧张,卫生条件差,红军战士的头上、身上长满了虱子,浑身奇痒难耐。有的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,捉不



多出贡献率,少刷存在感

■曹兴岭

“何为真政绩?何为假政绩?”某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,通过讨论辨析、纠治偏差、深化认识,引导党员干部摒弃浮躁功利之心,涵养求真务实之风,在工作中多出扎扎实实的贡献率,少刷华而不实的存在感。

“业绩都是干出来的,真干才能真出业绩、出真业绩。”真正的政绩,实实在在、没有水分,对强国强军事业有着重要贡献。这些政绩,体现在破解备战难题、夯实强军根基的实效里,体现在补齐发展短板、增进官兵福祉的成果中,经得起实践检验,经得起实战考验。

现实中,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造声

势,沉迷于会议表态、镜头露脸、报表美化,追求看得见、见效快的短期业绩。这种刻意刷出来的存在感,看似热闹光鲜,实则对发展无益,本质是私心作祟、政绩观扭曲,最终只会损害军队形象、贻误强军事业。

军队是要打仗的,所有政绩都要体现在能打仗、打胜仗上,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广大党员干部应校准政绩坐标、端正干事心态,把岗位当阵地、把职责当使命,深耕主责主业、笃行实干担当,做到脚踏实地办实事、埋头苦干求实效,以务实作风、过硬本领、扎实业绩提升战斗力贡献率。

既要理旧账,又要铺新路

■姜 山

铺新路,两者辩证统一,相辅相成。

无论是理旧账,还是铺新路,只要落实好,都有利于单位建设“上个台阶”。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,一是不愿,觉得“理旧账”是给前任补漏洞,无法显示个人贡献;二是不敢,担心“铺新路”有风险,万一弄砸了不好收场。说到底,还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,功利思想在作怪。

新征程上,党员干部只有坚持实事求是,把官兵是否满意、战斗力是否提升作为衡量标准,既扎扎实实理好旧账、接好接力棒,又科学精准铺好新路、跑出加速度,才能交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使命的合格答卷。

长征中的「她力量」

■星 叙